

Lu Qian Qu Xue Si Zhong

卢前曲学四种

卢前著



冀野文钞

此書為盧前先生所著，內容豐富，為研究曲學之重要參考。書中收錄其關於曲學之研究心得，包括對元曲、明曲之考證與評論。書中文字為金體，筆法秀麗，為書中之一大特色。

中华书局

卢前曲学四种

卢前
著



冀野文钞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前曲学四种/卢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6

(冀野文钞;1)

ISBN 7-101-04901-X

I. 卢… II. 卢… III. 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2178号

书 名 卢前曲学四种

丛 书 名 冀野文钞

著 者 卢 前

责任编辑 张 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3 字数18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901-X/I·666

定 价 20.00元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无疑是很值得瞩目的人物之一。在整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卢前在当时的文坛和学术界，特别是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圈，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似乎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1905年3月2日，卢前出生于南京一书香故家，原名正绅，后改名前，字冀野，自号小疏，别号饮虹，别署江南才子、饮虹移主人、中兴鼓吹者等。卢前毕业于东南大学，是曲学大家吴梅先生的得意门生，身兼诗人、文学和戏剧史论家、散曲作家、剧作家多重身分。他先后受聘于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学府，讲授文学、戏剧，并曾任《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主编、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四届参议员、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南京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南京通志馆馆长等。解放后，卢前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在上海的《大报》和《亦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连载长篇小说。1951年4月17日，卢前病逝于南京。

如果说卢前的同门任半塘、唐圭璋、钱南扬、王季思等皆以研究著述为主，他则在学术研究之外同时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诗文、词曲创作；他的友人梁实秋、张恨水、老舍、张友鸾……在今天都是现当代文学的大家、名人，而生前曾被誉为“江南才子”的卢



前，则因种种原因未能赢得“身后名”。

卢前博览群书，思维敏捷，笔下洋溢着浓郁的书生才气。他在世时笔耕不辍，创作了学术、随笔、诗词曲等多方面的大量作品，代表作有《明清戏曲史》、《读曲小识》、《八股文小史》、《冶城话旧》、《饮虹乐府》、《饮虹五种》等等。卢前是继王国维之后较早开始从事戏曲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明清戏曲史》作为断代戏曲史，是有意接续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而作的，书中许多观点在今日仍不乏其参考价值。他在《读曲小识》中所著录的剧本，后来大多与涵芬楼所藏的其他善本书同毁于战火，因此《读曲小识》中所录资料在今日更显示出极高的文献价值。卢前自幼即用心于诗词曲的创作，他才华横溢，出口成篇，其于诗词曲创作上的成就亦颇得时人赞许。吴梅先生曾经说：“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颇可以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由此可见吴梅对于卢前的看重。另外，卢前为人风趣幽默，交游广阔，与当时的文化界、学术界以及政坛的重要人物都有密切交往，他的《柴室小品》总是在不经意间记录下诸多文化名人的言行语谈或是充满趣味的风俗典故传说，从他的字里行间能瞥见当时社会生活之一面，更是一篇篇重要的文献资料。

卢前于建国初期去世，此后他的作品罕为人知。为纪念这位不应被忽视的江南才子，我们特选编了这部《冀野文钞》。《文钞》分为《卢前曲学四种》、《卢前文史论稿》、《卢前笔记杂钞》、《卢前诗词曲选》四辑，包括其学术著作、散文随笔和诗词曲创作。卢前兼具了文人的才情和学者的广博，在编选时，我们着重选择其具有文史资料价值的代表作。相信这套文集能使读者体味到知识、趣味与审美的多重阅读乐趣。

第一辑为《卢前曲学四种》，内容包括《明清戏曲史》、《读曲小

识》、《论曲绝句》、《饮虹曲话》。其中，《明清戏曲史》以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为底本；《读曲小识》以1941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再版本为底本；《论曲绝句》以1912年国立成都大学铅印本、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蜀刻影印本为底本，并参考了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季国平的点校本。《饮虹曲话》以河南马集文斋民国间刻本为底本。书后附录张友鸾、赵景深回忆卢前的文章。

第二辑为《卢前文史论稿》，内容包括《何谓文学》、《酒边集》、《八股文小史》，以及《民族诗歌论集》。其中，《何谓文学》以1930年大东书局本为底本，《酒边集》以1934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本为底本，《八股文小史》以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为底本，《民族诗歌论集》以1940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本为底本。书后附录谢冰莹《记卢冀野先生》一文。

第三辑为《卢前笔记杂钞》，内容包括《柴室小品》、《丁乙间四记》、《冶城话旧》，以及《东山琐缀》。其中，《柴室小品》包括三部分内容。卷一至卷三选自卢前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他去世以前，在上海的《大报》上开辟的《柴室小品》专栏中的文章；卷四选自同一时期他在《大报》上以饮虹为名发表的文章；卷五和卷六则为他自1950年9月起至1951年3月在《亦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丁乙间四记》以1946年8月南京读者之友社的初版本为底本。《冶城话旧》以1991年上海书店出版《南京文献》（据《南京文献》1947年第4号影印）为底本，同时参考了1944年6月重庆万象周刊社出版“万象丛书”之一卷本（如文中所录的张恨水序言及卢前自序皆取自一卷本）。《东山琐缀》则以1948年10月江宁文献委员会编印本为底本。书后附录有二，其一为卢前去世后，诸位文友在《大报》上发表的悼念文章；其二为时人笔记、著述中所记卢前。



第四辑为《卢前诗词曲选》，内容包括卢前创作的古体诗、现代诗、词、散曲以及杂剧。其中，古体诗选自《冀野选集》的“卅前诗选”和“冀野近诗”，我们以1947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冀野选集》作为底本。现代诗则收录了《春雨》和《绿帘》两部现代诗集。《春雨》以1926年南京书店印行的版本为底本，另参考了1937年开明书店第三版《春雨》。需要注意的是，后者的内容少于前者，而且词句有所改动，为尊重作者起见，在两个版本中都有的诗歌，若后者有所改动，编辑时则尽量以后者为准，并以“*”标明。《绿帘》以开明书店1934年再版本为底本。第三部分的词，收录了卢前较具代表性的《中兴鼓吹》，此书版本较多，我们选择了刊录较为完整的南京版四卷本(1947?)作为底本。散曲部分主要选自1985年齐鲁书社所出的《全清散曲》，并参考了江苏古籍刻印社1979年重印的《饮虹乐府》。此外，还收录了卢前最引以为自得的《饮虹五种》杂剧。书后附录当时人在笔记或著述中对卢前诗词曲的评介。

《冀野文钞》中作品的写作年代大都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为了保持原有的时代风貌，此次出版仅对明显的错字进行更正并适当加注；对漏字进行了少量的增补，并以“[]”标示；其余则一律照录原文，不以现行汉语文字规范为准（例如，“那一个”不改为“哪一个”，“案照”不改为“按照”，以及做为通假使用的字如“属”不改作“嘱”，“尝、常、长”因通假而不统改等）。另一方面，考虑到适应现在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采用了简体横排，新式标点。此外，由于旧刊年久，当年的印刷质量又多数不佳，少数无法辨认的字则以“□”代替。此次选本因时间仓促，只能择其大要，进行初步的编辑和校勘工作，疏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最后，还要在此感谢以下诸位：



卢前的生前好友张充和女士长年寓居海外。在得知我们编辑《冀野文钞》之后，她表示，作为旧友，作序当是义不容辞之事，慨然应允，欣然提笔。

与卢前先生相交多年的杨宪益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的来访，向我们讲述了他与卢前交往的种种。1996年，卢前后人曾经将他当年自选的《冀野选集》在美国印行，并请杨先生作序。如今杨先生虽年事已高，书写不便，但他仍为我们的《冀野文钞》致言，附在当年的序言之后。

《冀野文钞》在确定选题之初，得到南京的胡忌先生的帮助，他不仅提供给我们部分的底本，协助我们解决问题，还帮我们与卢前先生的后人取得联系。遗憾的是，是书未成，斯人已逝。

卢前先生的子女和亲属在《冀野文钞》的编辑过程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为编辑工作提供了方便。

谨将此书献给广大的读者，献给在编辑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各方人士，献给已故的卢前先生，也献给尊敬的胡忌先生。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12月

序 一

霜厓先生的三大弟子：任中敏（讷）、汪薇史（经昌）、卢冀野（前）关于曲学方面，无论是教学或是著述，都是功不可没。据朱禧的“卢冀野书目”：著作五十五种，选编、校勘、整理刊印的书籍四十三种。还有散见待访的不在其中。他于壮年逝世，有如此成就，其才气、精力远过常人。现在中华书局编印《冀野文钞》令我作序，而我手边没有他的著述，作序可真不容易。但在抗战中与他相处，距今已是六十余年，环顾当年朋辈，所存无几，也是义不容辞。只能凭着琐碎的回忆，略写数事，以见一斑。

我于1941年到重庆，在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下称音教会）工作，时冀野也在教育部工作，但不知在哪一部门。第一次见面，在音教会与社会教育司合办劳军演出前的会议席上。记得节目中有松番理番的土风舞，同我的《费官人刺虎》。演后，冀野还在我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上写了一首诗。以后，他去福建当音乐学校校长，约年余仍回重庆，在这期间，不知何地遇匪劫，十分狼狈。

1943年，音教会成为礼乐馆，馆址在北碚。北碚先有编译馆，同直属教育部，故人称两馆为姊妹馆。礼乐馆长是汪旭初（东），礼组主任为冀野，乐组为杨荫浏。我在乐组。礼组所作事，我不与



闻。只记得有一盛大的会，名为“北泉制礼”。中枢人物到会的很多，只记得其中有戴传贤同于右任。

礼乐馆位于北碚一个土山上。正厅是礼堂，其余是办公室及职员宿舍，另有一楼是杨荫浏同杨仲子住，加上编译馆来借住的杨宪益同英国太太，所以人称此楼为三杨楼。

职员宿舍是单人一间，有家眷的两间。冀野分得两间。我的一间同他家紧隔壁。所谓“壁”，是竹篱上加泥土，再刷白粉。

他们家有三男三女，还有老母，共九人。室内除床铺同饭桌外，冀野有一如茶几大小的书桌。白天常不在家，只夜深人静时听到低声吟诵。差不多每晚如此。

他年轻时有一名句：“若问江南卢冀野，而今消瘦似梅花。”那时他已面如满月，身体也相当的“发福”。但动作很快，言语思路都很敏捷。只上坡时微微喘气。

在北碚有一年轻画家蒋风白，以卖画养家，常常带画来请我们题。冀野总在我处题，第一他的书桌小，展不开。第二因我的笔墨齐全。他题画时不打稿子，譬如要写一首七言诗，先写下四个字，下面尚无着落，就向空瞪着眼寻思。忽然放笔一口气就写出一首七言绝句。

一次蒋风白画一只八哥，我先题：“飞上高枝须禁口，怜他鹦鹉在金笼……”他马上题：“言禁已开，无须……”我们常借题画来影射时事。

冀野自署江南才子，固然名不虚传，但是做一个才子的夫人都不是件易事。恕我略提数语。卢夫人姓余，不知其名。薪水到手，物价是朝不保夕的涨；包饭是一定不够的，屯积也无空间；在后山山坡上一个避雨不避风的芦篷，中有一炉一锅，煮了饭炒菜；一天

三顿的九口之家；孩子从一二岁到十五六岁。当时我看惯了也不觉得怎么。现在我不可想像她怎么闯过那些日子。但我们并没深谈，只点头微笑而已。也从不听她一句怨言，总是平心静气地做事。我至今还怀念她，她更是一个好邻居。

张兆和

二〇〇五年十月廿九日

序 二

冀野同我在半个世纪前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他 1951 年在南京英年早夭不幸病逝，后来我又从南京被调来北京，此后就没有听到他家里的消息。最近他女儿卢位从南京来，告诉我他子女早已成人，有的且已到了退休年龄，一瞬间四十多年过去，不禁百感交集。今年是他九十岁寿辰。他的子女准备在国外给他出一本选集，要我写一篇短文作序，我是他生前一个知己朋友，他过去的另一位好朋友梁实秋现在早已作古，我当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表达我的哀思。

冀野是著名词曲理论家、作家吴梅的得意弟子，少时有南京才子之称。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参政员。1941 年秋，我在贵阳师院任教，当时他从重庆去贵阳，就认识了。我们当时常常同贵阳一些老文化人一起吃酒吟和，很谈得来。次年我离开贵阳，改到成都光华大学任教。当时他在重庆附近的北碚，负责当地的国立礼乐馆。礼乐馆和国立编译馆是当时在北碚的两个兄弟文化单位，他同当时在编译馆的梁实秋很熟，因此就向梁实秋推荐我参加编译馆。1943 年秋，我就到了国立编译馆里梁实秋主持的翻译委员会任编纂，住的宿舍是礼乐馆的一个小楼，也是冀野给我们安排

的。一同住在这所小楼的还有两位姓杨的朋友，一位是杨荫浏，一位是杨仲子，都是音乐理论家，杨仲子就称这座小楼为三杨楼（或三羊楼、三阳楼），取古语“三阳开泰”之意。我们住在那里的几年是我一生中除了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而外最愉快的几年。当时北碚是后方的一个文化中心，我们不但有文化界许多好朋友，而且编译馆有一个不大但很好的图书馆，看书查数据也很方便，后来颠沛流离，就没有这样福气了。这一切都是冀野兄之赐。当时我们在北碚小镇上常常见面，我闲下无事，曾写过一些文史考证短文或读书笔记，寄去登载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常常得到冀野兄的鼓励。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书名《零墨新笈》，就是他给我起的书名。当时我还利用工作余暇，英译过一些我国古典诗词及其他作品，冀野建议出一套汉英对照的丛书，交给当时他认识的正中书局出版，记得当时成稿，准备付印的有《楚辞》，梁武帝时沈约、范缜等关于《神灭论》的辩论，《陶渊明诗》，《温庭筠词》，还有一本苗族的创世史诗，冀野给它起了个名字《苗本事谣》等等。后来因为日本投降，大家都忙于回到下江去，计划就放下了。冀野不读英文，但对我的汉译英工作很感兴趣。他写过一本散曲《中兴鼓吹》，曾交给我译成英文，好像这本小书当时出版过，可惜我的英译稿早已遗失了，后来他又写过一本散曲，名为《罪言》，大概没有出版过，但他曾经让我看过《罪言》的手抄本。他对外国文学也很感兴趣，但自己不能看外文书。我当时手头有一本印度古代剧作家迦黎达沙的《沙恭达罗》（或译《沙恭达伦》）的英译本，他很喜欢，因为过去苏曼殊曾提起过这个印度戏剧，他建议仿林琴南过去译《说部丛书》之例，由我口述，他再整理译成中国传统式传奇。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就搞完了，他又给这本戏起名为《孔雀女重合金环



记》。“孔雀女”当然就是剧中女主角沙恭达罗的意译。我记得此书当时没有出版过，现在他的译稿是否还在人间，我就知道了^①。日本投降前后几年间，他还同南京旧书店一些木刻老工人联系，木版印刷出版过好几种他自写的和辑集校订的一些词曲，我过去就有过一本他校订的《南唐二主词》，这些都是他在战乱期间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忙于早日回家，我们也就很少见面。到南京后，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去夫子庙吃过一次扬州干丝，后来我又介绍他参加了南京市民革组织，成了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但也没有什么职位。1949年董必武副主席来南京，柯庆施市长曾请董吃过一次饭，由我和他作陪，因为他过去认识董老。他后来又去过一次北京，去拜访周恩来总理，但因周总理当时太忙，未能见面。在南京他郁郁不得意，曾想到南京大学做教授，也没有成功。后来就因身体太肥胖而不幸病逝。但是据我所知，他生前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他没有遭遇过后来的反右、文革等运动，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冀野平时生活很简单，衣裳也很随便，一般是青布长衫，从来不穿什么西装革履。他虽然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交往的官场人物也很多，但从来不摆什么官架子。他律己很严，家里非常朴素，这同当时国民党官僚不同。从他当时写的散曲《中兴鼓吹》和《罪言》，可以看出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态度。在日本即将战败，中国即将复兴的年月，他写了《中兴鼓吹》，自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只能给这个大时代做一个鼓吹手，但对中国的未来，

^① 编者注：卢前与杨宪益合作翻译的《孔雀女》（亦名《沙恭达罗》）作为“印度文学丛刊”之一种，于1945年10月由正中书局在重庆出版，1947年2月上海重版。此书如今尚可找到。

还抱着无穷的希望，渴望着文化复兴的到来。后来目击了当时官场的贪污腐败，又热血沸腾，大声疾呼，写出了散曲《罪言》。虽然《罪言》的提法令人想起唐代文人所说的“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话，但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总免不掉社会和时代的烙印。冀野始终是一个正直爽朗、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现在编印的这本选集，我还没有看到，不知道里面包括了冀野生前哪些著作，因此我只能拉拉杂杂写一些我同冀野生前交往的零星回忆，是为序。

杨宪益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

以上是1996年冀野家人在国外为他印选集时，我所写的序言。建国以后，冀野的作品罕有所见。此次，得悉中华书局将为他出版这套《冀野文钞》，我亦为这位曾相交多年的老友由衷地感到高兴。

杨宪益

二〇〇五年六月一日

总 目 录

明清戏曲史	1
读曲小识	89
论曲绝句	239
饮虹曲话	257
附录	
卢冀野怀念师尊(张友鸾)	265
卢前斋偷书记(赵景深)	267

明
清
戏
曲
史